

2023年第30期新闻稿：加强全世界青年团结



1973 年，东柏林，安吉拉·戴维斯与民主德国教育部长玛戈特·昂纳克和苏联宇航员瓦莲京娜·捷列什科娃。供图：德意志通讯社图片档案库（ADN-Bildarchiv）

亲爱的朋友们：

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。

1973年7月28日至8月5日，包括140个国家25600 名来宾在内的800万人参加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柏林举行的第10届世界青年联欢节（10th World Festival of Youth and Students）。这是世界民主青年联盟（**World Federation of Democratic Youth**）组织的一场重要活动。该联盟于1945 年 11 月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世界青年大会（World Youth Conference）上成立。1973 年世界青年联欢节是划时代的一刻：越南反击美军呈现推进态势；从莫桑比克到佛得角，葡属非洲殖民地人民正准备夺取政权；智利的“人民团结阵线”（ Popular Unity）政府正在与跨国铜业公司和华盛顿展开一场重大斗争。

多种可能性的展现让年轻人感到拥有真正的未来。在此前营救共产主义政党黑豹党（Black Panther）领袖安吉拉·戴维斯出狱的运动中，很多联欢节的与会者都更加勇敢激进，而此时她本人就站在东柏林的舞台上，站在苏联宇航员、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女性瓦莲京娜·捷列什科娃身边。年轻的与会者们聆听了来自 45 个国家100 多个乐队和独唱歌手的音乐，其中包括南非歌手米丽娅姆·马凯巴和智利乐队印地-伊利马尼（Inti-Illimani）的演唱：

我们终将胜利，我们终将胜利。
我们必须打破千百条枷锁。
我们终将胜利，我们终将胜利，
我们知道如何战胜苦难或法西斯。

农民、士兵、矿工，
还有我们国家的妇女，
学生、工人、白领和蓝领，
我们将履行自己的职责。

我们将在这片土地上播撒荣耀。
未来终将是社会主义。
携起手来，我们共创历史，
走向胜利、胜利、胜利。



第10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开幕庆典在东柏林的社会主义林荫大道卡尔·马克思大街上举行。供图：德国图片与家园出版社（Bild und Heimat）

时代变了。根据世界银行最近一项研究，在约占全球人口 15.5% 的 12.1 亿 15-24 岁青年中，每 10 人就有 7 人“脱离经济活动或经济活动不足”。脱离者“不上学、不工作，也不接受培训”，被叫做“尼特族”（NEETs）。据估计，2021 年全球约有 4.48 亿青年处于这种脱离或不足状态，这一数字令人震惊。在拉丁美洲、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，脱离或不足率已达 70%-80%。总体而言，青年占世界失业人口的 40%。年轻人因而背负沉重压力：在 10-19 岁的青少年中，每 7 人就有 1 人存在心理健康问题，自杀是 15-19 岁青少年的第四大死因。在阿尔及利亚，有一个词专门形容这类年轻人：“*bittis*”，意思是“墙壁”，指年轻人倚靠在墙上。

1973 年，东柏林弥漫着巨大的喜悦和希望。而今，世界上大多数青年完全没有这种感觉。由于大国未能迅速采取行动应对气候灾难，政治热情高涨的年轻人士气低落。还有一些人发现自己深陷社交媒体，而社交媒体的算法旨在创造一种非政治的政治，这种政治往往充斥恶意和愤怒，而非斗争和希望。

当然，在围绕再分配问题和争取认可的前沿阵地，在罢工和游行队伍中，也有一些青年领导的斗争热情高涨。他们高举自己的旗帜，呼应 1973 年青年们的口号。然而，他们遭到新自由主义陈词滥调的干扰，还要面对错误的解决方案，例如联合国重磅推出《世界青年报告》，其标题中的那些冠冕之词：

“青年社会创业”和“青年公民参与”。不过，青年们自己的斗争口号比提供给他们解决方案更为丰富充实。他们明白，超过 70% 的脱离率不是靠技能培训或社会创业就能解决。



第10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期间，WIR 乐队在亚历山大广场表演。供图：Imago/Gueffroy

本周，我们回顾了 1973 年世界青年联欢节，以期重新唤起我们对年轻人所具可能性的认识，和对相比乏善可陈的资本主义解决方案更具吸引力选项的渴望。我们在柏林民主德国国际研究中心（IFDDR）的同事们将于2023 年7 月 28 日至8 月 5 日举办活动纪念 1973 年世界青年联欢节，宣传联欢节对从越南、古巴、几内亚比绍到美国和智利等不同国家的影响（您可以在民主德国国际研究中心的[社交媒体频道](#)上持续关注该系列活动）。

联欢节过后一个月，以奥古斯托·皮诺切特将军为首的一部分智利军人出兵袭击了萨尔瓦多·阿连德总统的“人民团结阵线”政府（阿连德在混战中身亡），并开始镇压国内所有左翼势力。今年9 月，也就是政变 50周年之际，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将与智利亚历杭德罗·利普舒茨科学研究所的社会和政策研究中心（Instituto de Ciencias Alejandro Lipschutz Centro de Pensamiento e Investigación Social y

Política) 联合出版我们的第 68 期汇编《第三世界政变：智利1973》。汇编将介绍这次政变的更多背景及其全球影响，而1973年青年联欢节的基调也是政变的一种预示。这一点也在民主德国国际研究中心的一篇文章中有所论述，该文详见本周新闻稿的文中链接。



1973年世界青年联欢节上的智利人。供图：德国联邦档案馆馆藏图片，由摄影师于尔根·辛德曼拍摄，图片编号183-M0804-0760

1970 年，智利的左翼政党联盟“人民团结阵线”赢得大选，萨尔瓦多·阿连德当选总统。尽管当时该国局势紧张，但这一胜利的喜悦也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欢欣鼓舞。这个资源丰富的国家想要走独立自主之路，并对数十年来一直由美国和欧洲公司主导的采掘业拥有主权，但西方未予认可。

阿连德采取的矿业国有化等措施激怒了损失最大的群体：智利的旧精英、大地主、外国公司及其政府。从一开始，这种反动威胁就如阴影般笼罩着进步联盟。袭击和暗杀“人民团结阵线”代表的事件屡见不鲜。

鉴于国内局势脆弱，时任智利共产主义青年团总书记的格拉迪斯·马琳在采访中**强调**：“在柏林举行的声援智利大会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，因为大会正值我的祖国身处危急时刻。”她率领由联合政府各机构代表组成的 60 人智利代表团参加了在民主德国举行的第10届世界青年联欢节。智利是此次联欢节的主题之一，面对帝国主义的不断进攻，对“人民团结阵线”的声援一再响起，“我们必胜”（*Venceremos*）的声浪在人群中回荡。

然而，胜利的信心惨遭严重挫折。在作为新政府代表远赴亚洲等地访问归来后不久，马琳就因1973年9月11日皮诺切特发动的政变而被迫躲藏起来。政变受到西德的热烈欢迎，与皮诺切特独裁政权的贸易随之蓬勃发展。1974年，智利的出口**增长**40%以上，进口增长了65%。长期活跃于西德政坛并担任基督教社会联盟（Christian Social Union）主席弗朗茨·约瑟夫·施特劳斯当时冷嘲热讽：“鉴于智利曾经的混乱局面，‘秩序’一词突然又让智利人感到甜蜜。”

流亡在外的马琳再次踏上前往兄弟国家的旅程。她再次到访民主德国，以及为米歇尔·巴切莱特（2006年成为智利总统）等智利流亡人士提供避难的其他地方。智利的事态发展深化了民主德国的声援运动。政变发生后，人们自发聚集在柏林街头，表达对“人民团结阵线”的支持。民主德国声援委员会（Solidarity Committee of the DDR）在柏林成立智利中心，负责协调筹款和援助近2000名智利移民。发起的多项国际声援运动包括致力于释放智利共产党总书记路易斯·科尔巴兰。智利代表团在当年早些时候参访了世界青年联欢节，这次参访巩固了声援运动。在1973年政变后的几年里，事实证明这次参访至关重要。正如马琳在联欢节上对热情接待她的青年们**所说**：“我们满怀期望来到柏林……联欢节将进一步加强全世界共同的反帝斗争。”



印地-伊利马尼乐队与格拉迪斯·马琳在第10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。照片由豪尔赫·库隆提供

专程从圣地亚哥赶到柏林在联欢节上献唱的豪尔赫·库隆是印地-伊利马尼乐队的创始人之一，他对我说：

我们加入了一个由工会领袖、艺术家、工人、社会组织、记者和学生组成的大型代表团。……几个月前，萨尔瓦多·阿连德把智利比作沉默的越南，因为尼克松政府暗中打击智利的经济基础，并资助意图推翻“人民团结阵线”政府的势力。联欢节上，我们怀着反抗精神，沉浸于全世界青年气势磅礴的声援力量，在开幕式上唱起“人民团结阵线”的赞美篇章，觉悟了的世界团结一心，与我们一同高唱：“我们必胜，我们必须打破千百条枷锁。”

热忱的，

Vijay